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一季

烟火悠悠入早秋

卜庆萍



天刚亮,雾就散了。风不燥,日不烈,一抬头,早秋已在眼前。

烟火悠悠,从巷头飘到巷尾。不是匆忙,不是喧嚣,是日子醒了,轻轻舒展。

晨市最先热闹起来。菜筐沾着露,青菜翠,萝卜白,南瓜带着藤叶,圆滚滚地卧在车斗里。摊主不吆喝,只低头理菜,刀落菜断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买菜的人也不急,挑两把青菜,称几两新豆,说几句闲话。一阵风吹过,这些闲话都淡在了秋光里。筐边摆着新采的菱角,青褐色带水,壳薄肉嫩;还有刚剥的莲蓬,莲子清苦回甘,咬上一颗,满口都是早秋的清气。摊前的竹篮里,秋茄紫润,尖椒青绿,一把香菜带着根须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

早秋的凉,是贴在皮肤上的。不冷,也不寒,只是一种清清爽爽的舒适感。

走在路上,树叶不再猛长,枝间疏了,天光透下来,碎碎点点,落在肩头,温柔而和煦。

衣角被风掀起,不黏身、不闷汗,连呼吸都变得轻快起来。经过一夏暴晒的路面,此刻仍带着恰到好处的余温,踩上去踏实又安宁。

灶火起,炊烟细。锅里煮着粥,米香慢慢溢出来,不冲鼻,不浓烈,是安稳的香。蒸一笼红薯,焦皮流蜜;煮几个鲜玉米,甜气绕梁。铁鏊子上摊着薄饼,金黄微脆;小锅里炖着豆腐白菜,汤清味淡。水汽袅袅,混着柴香,在窗前绕一圈,轻轻飘向天空。

人间滋味,最朴素,也最动人。

早秋不张扬。它不像夏那样奔涌,不像冬那样静默,是刚刚好的温和。

蝉声收了,蛙声静了,唯有虫儿在草丛中细细低吟,一声又一声,清清凉凉地传来。云也淡,天也远,一眼望去,心境也随之豁然开朗。

院角的花还在开。月季浅红,茉莉残香,牵牛攀着墙,蓝紫一片,不与盛夏争艳,只静静陪伴着秋来。叶子悄悄换色,先黄

那天来到菜市场,看见水果摊上摆满了晶莹剔透的葡萄,我又想起了老家院子里那架葡萄藤。那些藏在串串葡萄里的往事,是我童年里最珍贵的记忆。

谷雨前后,葡萄藤就长出了新的枝条。起初是小米粒那么小的一点绿颜色,随后渐渐抽出卷须,攀着竹架往上爬。我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数叶片的数量。直到某个夜晚一场大雨过后,葡萄藤竟一夜之间生长了约五厘米。巴掌大的叶片上挂满水珠,在晨光中宛如撒落一地的碎钻,闪闪发亮。母亲常说葡萄藤有“脚”,会悄悄地走过整个架子。于是我便趴在窗台上守着,任凭露珠打湿睫毛也未曾见其移动分毫。然而第二天清晨查看时,却发现它们已悄然绕着竹竿缠绕了两圈。

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芒种季节。藤蔓上开满了花苞,小粒的花朵聚成了一个圆锥状的花序,引来了蜜蜂飞舞其间。我凑近一闻,鼻尖便触到了绒毛般的花瓣。母亲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:“这小子嘴馋,花是不能吃的!”但是我等不及。花谢后,结出绿豆般大小的青果,我便天天盼着它们长大。有一天晚上,那颗青果子突然变红了,好像一个小姑娘偷偷抹上了胭脂。我扯着嗓子叫妈妈过来,她从厨房走出来,蹲下身子陪我看了一会。

第一串变紫的葡萄,母亲总是舍不得采摘。她将旧纱窗剪成小袋子套在葡萄上,以防鸟儿啄食。趁她去厨房忙碌时,我踮起脚尖迅速摘下几颗塞进嘴里。冰凉的果皮一咬破,酸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流淌,仿佛连心尖都尝到了那份清甜。母亲回头看见我

一角,再染一边,这并非悲伤的凋零,而是自然的归途。石榴挂在枝头,青里透红,沉甸甸压着枝;桂树攒着细芽,只待一夜风起,便能满园飘香。

饮食也随时应节气变化。少了冰饮,多了热汤。冬瓜清煮,去余湿;毛豆凉拌,入口鲜;新枣脆甜,解夏乏。一碗热粥,一碟小菜,最抚凡心。不求丰盛,只求合口、暖心、踏实。

桌上常摆一盘水煮花生,盐香入味;蒸一盘嫩南瓜,绵甜无渣。筷子起落之间,暑气尽散,一身轻安。

街巷渐渐苏醒。老人搬凳坐门前,摇扇看云,眼神安闲。孩子背着书包走过,脚步轻,笑声脆,风把头发吹起,带着少年气。自行车叮铃驶过,车筐里放着刚买的菜,生活平常,却透着光亮。

午后最宜静。搬一把椅,坐在檐下。风从巷口来,带着草木气,不热不冷,正好入眠。

不必赶时间,不必追进度,早秋让人慢下来。一杯白水,也能品出清欢;一段闲坐,也能觉出心安。

光线渐渐变得柔和。夕阳不再灼眼,把人影拉得很长。炊烟再升,晚饭将近,锅里飘着肉香、菜香,还有家的味道。

灯一盏盏亮起,不辉煌,却温暖。

夜来得静,风更清,露更凉。窗开一条缝,凉意轻轻涌入。盖薄被,睡得沉,梦也安稳。

窗外不闻暑夜喧,只有秋声细,一声又一声,伴人入眠。

早秋,是收心的时节。收了夏的躁,纳了秋的安。不慌不忙,不迫不赶,把心放回生活里。烟火不闹,岁月不喧,人间恰好。

烟火悠悠入早秋,一粥一饭,一朝一夕。风有信,秋有期。

生活不必繁华,安稳最难得。晨有清露,暮有炊烟,粗茶淡饭,也是人间好时节。

秋光浅浅,烟火绵绵。岁岁如常,岁岁心安。

鼓着腮帮子,便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说:“小馋猫,留些给爸爸尝尝吧。”

后来搬进楼房,满院的葡萄藤便成了念想。父亲在阳台上种了一盆,那藤蔓却总是病恹恹的,结出的果子又小又酸。我知道,它是想念老宅子了——想念那个结实的竹架子,想念长满青苔的老瓦檐,更想念葡萄架下的那些夏夜:父亲摇着蒲扇讲三国故事,母亲用缝衣剩下的线串起冰凉的葡萄,我一边吃着一边仰头看银河。一片叶子上停着只萤火虫,像天上掉下来的星星。

去年夏天,女儿从外地回来,她在一家水果店里买了一种叫作“阳光玫瑰”的葡萄,青翠欲滴的果实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霜,看到它,我便想起老家院子里长的那种葡萄。冲洗时,我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母亲当年的做法,将纱布盖在果盘上。女儿闻了闻说:“爸爸,这葡萄带着露珠的香味。”我的心跳骤然加快,想起了母亲生病时拉着我的手说胡话的情景——她说自己梦到家里院子里结出了一串串成熟的葡萄,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竹架上。心中充满了思念与牵挂。

此刻我掰开一颗葡萄,淡绿的果肉渗出汁水,女儿马上用嘴接住。一阵风吹过阳台,掀动了窗帘。恍惚间,仿佛看见父亲正在院中扎着竹架,母亲低头缝制着透气的纱袋,而我还是那个蹲在藤下数着叶片的小男孩,指尖沾着新鲜的葡萄汁,那汁水浸入光阴深处,竟化作了心头最醇厚的甘甜。

原来有些味道不会散去,它们沉淀在葡萄的脉络里,顺着藤蔓攀爬过岁月的架子,在年年不息的蝉鸣里,静静地凝结成满架的回忆。



秋天的页边距

刘强

从节气层面而言,立秋之后,我们便算是迈入了秋天;而从气象学角度来说,只有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,才能正式称为秋季。我所在地区通常要等到处暑节气过后才算真正进入秋天。如此看来,处暑期间只能算作秋天的页边距。

秋天的页边距很宽,内容更精彩。

田野里,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的单一景象已被斑斓的色彩所取代,宛如一幅油画。玉米交出接力棒,高粱举起火把,水稻向大地俯首致敬,瓜果溢出初恋的味道,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与收获的喜悦。与阿叔形影不离的那头老牛吃得膘肥体壮,它在期待再次拖起雪亮的犁铧,翻开板结的土地,种下新一轮的希望。

湖面上,擎起一盘盘莲蓬,如同一枚枚精致的发簪。远处的水面,菱角挺着鼓鼓囊囊的肚子,宛若一个个绿元宝。小舟撑出柳荫,飘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,人们采摘完莲蓬后便来采摘这些“菱角元宝”。“家家画舫日斜归,处处菱歌烟际起。”夕阳为湖面镀了一层金黄,采菱姑娘们带着满载的收获晚归,只留下甜甜的菱歌在水面回荡。

天空中,一道虹桥横跨南北,一端连着盛夏,一端通向初秋。彩虹是夏天送给秋天的礼物,是秋天页边距里彩色的界线。它更是一种美丽而神奇的自然景观,其出现常被视为奇迹与喜悦之源,象征着幸运与繁荣,预示着好运与丰收。晚霞绚丽,一群白鹭掠过天际,一轮明月正于海中沐浴,不久后便将惊艳出水。

篱落深深,袅袅炊烟萦绕。农家小院里,米酒和果蔬将联袂出演一场色香味俱佳的盛宴。长凳上,崭新的书包已备好,各类纸笔文具也一一齐全,小公主即将踏入幼儿园。她满怀兴奋,反复试背书包;同时又带着一丝对长久离开母亲的恐惧,不知是否会哭鼻子。一只趴在桌下的小花狗吐着舌头,仿佛在说:“小主人,如果需要我保护,你尽管说。”主人挂起一盏灯笼,被照亮的家风家训还散发古典墨香。

浅秋宜人,一页情书写不尽深情,即使有宽阔的页边距,也表达不尽人们的爱恋。只有等到西风渐凉、露凝草尖之时,我们方能真正跨越秋天的边界,步入天高云淡、气候宜人的金色秋季。

葡萄架下的光阴

胡孝清

